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五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日郎 聯 上進

表

密州謝表

徐州謝表

徐州謝獎諭表

徐州賀河平表

湖州謝表

黃州謝表

謝失察表

謝量移汝州表

乞常州居住表

到常州謝表二

登州謝表二

登州謝宣詔表

謝中書舍人表二

謝翰林學士表二

謝宣詔入院表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

謝除侍讀表二

賀明堂赦表

密州謝表

自此以下表皆上神宗

臣軾言昨奉勅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躬已自知於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中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深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刻之

文論

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以散

材

莊子養生篇匠石之齊見操社木其大蔽牛匠石不

之木也無

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

周禮春官籥章掌上鼓鼉箛篥中春書

逆暑中秋夜迎寒

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

小人之情僞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涓埃以為公朝

不廢私願攜孥上國頽憂桂玉之不充

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日乃得

肯留頽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王薪貴於桂謬者難

見於鬼王魏見於帝今臣乞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

相近類賓翅然臺賦叙云子瞻既通守錢塘三年不得

臣其僥倖不過如此雖云踈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爲人無賢愚皆

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認至恩益

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

則爲臣之報國

徐州謝表

臣軾言分符高密漢文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

分其半右留京竹使符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鑿督府熙寧十

師左以與之密州任社差知河中府未到政知徐州二月与子荷恩

深厚撫已兢慙謝中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
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者屢獻
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顧慙迂
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猶堅遠不
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
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
惟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察孤危之易毀諒
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
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願力報之無所懷孤忠
而自憐

徐州謝獎諭表

墓誌云熙寧十年自密徙徐是

賊公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
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即

事其廷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
馬臺尾屬於城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
乃安然而不止何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拔
公步於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城以
降詔褒之

聞故朝廷

臣執言伏奉今月四日勅以臣去歲脩城捍水粗免踈
虞特賜獎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褒稱勞勉學者
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語辨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
世疎經術既已不深吏事又其所短累忝優寄卒無異
稱寬知定遠之言平平無取後漢班超以功封定遠侯
代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難養易敗宜壯尚
簡勞實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海私謂所親曰我以
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唐史
平君爾尚後免失邊和羅察使趙黃州當上乃者何
傳城知道州賦稅不時罷察使趙黃州當上乃者何
考功勤自書曰稅字心勞惟辨政拙考下下者何
決澶淵毒流淮四百堵皆作文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一

雍蓋僚吏之効勞三板不沉

史記智伯出韓魏攻趙襄子以國人圍而難之成不

三板

沒者

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貪天功

左傳僖公二十

四年介之推曰

竊人之財猶謂獨竊璽書之榮以爲私

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

室之寶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

無辜之遭罹特遣使以存問既蠲免以賦調又飲食其

饑寒所以錄臣之微勞蓋將責臣之來効臣敢不躬親

畚築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

鈍少補絲毫

徐州賀河平表

臣載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

遠庶邦子來民間告病萬井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

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

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我乃

同孔安國云治水十三年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

定史記河渠書云自河決鬲子二十餘歲上封禪之明年自臨決河漚白馬玉璧令群臣戊官自將軍以下

皆負薪填決河漚作鬲子之歌於是本塞鬲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旧迹未有

取狂瀾於旣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

惟 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

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乂之無虞

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泝天意及其

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

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凜孤城之若塊治

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旣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

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舒

下情而作頌

湖州謝表

時監察御史裏行何中正摘公表中

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數語以爲妄自

詩冊御史中丞李定王安石客也定不

母喪公以爲不孝惡之定以爲也定不

詩謗公御史獄

臣職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

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

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謝中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

堙微議論闊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

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東坡云頃欲授某知制誥

相國韓魏公曰蘇某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大用

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景伏皆欲朝廷進

天用之然後取而用之以爲然則道足以累之也英宗

曰知制誥既未可且與修起居注可乎
與之他日權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歐陽文忠時為
參以慮執事官中有不喜觀公者謙某以馮抗英宗
之意不便與兩制為說乃諭公之語於某某曰親公所
以於某之意乃古之所謂君子之愛人也以德者故事
見李方叔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即密州非不欲
師友談記
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
借資而顯授願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 皇帝陛
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
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
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公熙寧中嘗為杭州樂其風土魚鳥之性
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
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王庠定國

固欲其佳然不佳者未必無用元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道致仕在乃令乃憤然上書欲附京選府官不敢受乃其子怒持之東坡出獄其後見副本因吐不取投父問其故東坡不荅後子由亦見告色動人問其故東坡不荅後子由亦見之去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怒力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傲宜帝之怒且寬鏡正以犯許史輩有此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之疏乃以名大高下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天高下之奇材獨不敵元城曰怒乎或曰是時救坡者宜為何說元城曰怒乎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以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准勅責降臣檢校尚書

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

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州訖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

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

知感涕謝中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 睿哲之

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神宗見公議李校貢

便殿考其所孝之言試守三州公自杭州通判後知密

召對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

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使趙同獻

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叛違義理辜負恩私注如醉夢

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

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家語孔子謀少正於推恩屈

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左傳文公八年太史克曰豈謂

尚玷散負更叨善地投畀磨廳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

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

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能覆
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
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
深悟積年之非莊子達伯玉行年五十求惟多士之戒
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
箠之下必將掄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高式
宗木死意罪之時相因率賦擄詩謂有不臣之語得章
黃州時而解之遂薄其罪而王定因見聞錄云東坡在
上意章子厚力解遂釋其苦某彊自二數中出與章子厚
書云某所以得復其過者苦某彊自二數中出與章子厚
旦有患難先復相哀者惟子厚一居遺我以藥石及因
獄時子厚救解之力爲多石林詩話不妄也

謝失察妖賊表

臣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准淮南轉運司牒奉 聖旨差官取勘臣前任知徐州日不覓察百姓李鐸郭進等謀反事臣尋具折在任日曾選差沂州百姓程棻令緝捕凶逆賊人致棻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會施行至今年七月二日復准轉運司牒坐准尚書刑部牒奉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 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中謝伏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消姦究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職夫豈勝誅况茲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已知危至於捕斬群盜之功乃是隣近一夫之力靖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為國

督姦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

史記毛遂云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

豈足

言勞勉自列於滄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

以勿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自爲幸

何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舞虞舜之于

孔安國云千

皆拜者所執

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

史記商本紀湯出

修謂文毅

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及之矣乃去其三面

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

矣及禽獸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

不從寬務在考實而原情何嘗記過而忘善益悟向時

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

食或未死於饑寒石心木腸

晉隱遠傳賈充等見夏統

也誓不忘於忠義

也

謝量移汝州表

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誥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

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

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祗服訓詞惟知感涕中謝伏

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

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私

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

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憔悴非人

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

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公難請黃

願每憐之一日悉執政曰國史大事朕意欲俾蘇軾成

之執政有非色遠用曾鞏上後有旨起軾以本宮知

江州中書蔡確張璪受命王震當詞頭明日改承說郎

州有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

句公即上表謝先是京師盛傳公已泊日仙去神宗

對左丞蒲宗孟堂借久之故公於此表有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之句也

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記錄開其恫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

以安 祖考神宗因聖祖降遂用正六官而修典刑

元豐間宋神宗用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前發

唐六典新官制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王陽去貢禹為友陽仕至益州刺史貢禹聞之彈冠而待世稱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劉向說苑云

下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故推涓滴以及

人向隅獨泣則一堂之人皆不察矣焦枯顛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

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乞常州居住表公未至汝上表自言有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表朝入

父報可人知神

城井子已

九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獨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謝中臣昔者常對便殿親聞德音以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有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覲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怒舉家重病一子

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賞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
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
在朝夕與其疆顏忍耻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
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
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
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
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勅獎諭又嘗選
用沂州百姓程禁令追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
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
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
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
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群言或

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
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 皇帝陛下
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
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
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飛
集揚雄解朝云乘鴈集不爲何足計於朝廷而犬馬蓋
惟檀弓仲尼曰微惟不棄爲埋狗也猶有求於 陛下敢祈
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

到常州謝表

自此以下表皆上宋哲宗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
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
常州訖者積累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即便安祗

荷寵靈惟知感涕謝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誅夷向非

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志不從已

分沒身寄殘骸於臚魁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縱寅奉上帝之眷

命述修 累聖之成謀念此管崩之微左傳成公九年

鄭君子曰昔侍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

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餘麻無粟菅蒯雖有媚荑無

棄蕉萃言備之庶幾管覆之舊韓詩外傳曰孔子游少

天不可以已也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劉著蕭而三

是以哀孔子曰河著而亡琴有新書曰昔楚昭王與吳戰

楚軍敗昭王走而失履行三十步後按取之左右曰何

惜此一跡履乎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跡履哉惡與皆

通論數曰滿者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有相棄者罔俗

奇也履焉一也俾安田畝稍出縲囚飽食無思但日陶

於新化杜門自省當益念於往愆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
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
常州訖者罪大人微自甘水棄食貧口眾未免求安忽
奉俞音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中伏念臣猥以
凡才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棄六
年已志形於田野泝沿萬里偶脫命於江潭豈謂此生
得從所便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公表疏中所稱

英宗 宣仁 聖 烈皇后 高氏也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
於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於蟲魚政此幽頑亦叨恩宥

耕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碎首剗肝尚未知其死所

登州謝表

元豐八年五月癸巳朔戊戌黃授汝
州團練副使蘇軾復朝奉郎知登州

先是神廟有復用公之意會晏
駕不果至 哲宗即位遂有是命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

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

紲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謝臣聞臣

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漢黜傳

以無學不可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

六年之謫公自元豐二年十二月謫黃州至甘如五鼎

之珍牛羊豕魚藥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

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爲平

人洗濯瑕玼盡還舊物左傳云少康祀夏取天不失舊

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穗我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內行曾閱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

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

而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致茲異寵驟及非才恭惟
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
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

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寵命過優訓詞尤厚非臣愚

意所克承當謝中臣所領州下臨漲海韓文潮州謝表云

極東界上人淳事簡地瘠民貧入境問農首見父老戴

白扶杖爭來馬前皆云枯朽之餘死云無日雖在田野

亦有識知恭聞聖母至明而慈嗣皇至仁而孝每

下號令人皆涕流初舊復太皇太宗法每有號令天下人謂

之快活條貫華夷願忍垂死之年以待惟新之政言雖

稱爲甚拙意則可知見朝廷擢臣於父廢之中謂臣愚必有

以少塞其責或能推廣上意惠康小民而巨天資鈍
頑學問寡淺心已耗於多難才不周其一身將何以上
答聖知下慰民願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位
大任乃文王之母大姒乃文王之妃見思齊詩行堯舜之仁勤邦儉家永為百
王之令典時使薄斂故得萬國之歡心豈煩燬火之徵
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求名

登州謝宣詔赴闕表

仕路崎嶇群言摧沮雖死生不變乎已况用舍豈累其
懷中臣草野微生雕蟲末學昔從仁廟誤蒙拔擢之
恩旋至神宗亦荷優嘉之禮祇合俯身從眾卑論趨
時奈何明不自知諫於未信屢遭譴罰實自以為力當
勉於苟安悔欲追於何及以此遷延歲月荏苒塵埃望

已絕於朝端志必期於老死此蓋 皇帝陛下躬成王

之幼賴文母之賢輔成天縱之才訓導日躋之聖斯民

多幸神斷至公凡所有為稍復用舊况秉節推忠之士

將欲甄收而作新立法之人旋行降黜如臣者擢從遠

郡俯屈大邦豈意寒灰之復然韓安國傳云安國坐法

安國獨不復然乎試其驚馬之再駕每思至此其念尤深

謝中書舍人表元祐元年三月戊午朔甲申詔

人職辭不允

臣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

記言起居郎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居左舍

人居右有命備陞以聽已塵高選西垣視草文選徐幹

詩曰誰謂相去遠隔此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

西垣即中書舍人也

平生之所望謝中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

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戶擅權齊南

書幸時中書舍人各往一省謂之四戶既總重權勢並見

天下四方守宰遺餉各年各數百萬其後天象失度史

官奏宜祈禳王漁聞之謂上曰天文乖忤由四戶仍奏

文頭等專擅上魚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唐故事

見雜書其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亦前代之美談及夫三

字之除即知制誥唐百官志長慶乃是一切之政但謂

內朝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唐穆宗詔曰中書舍

任止於訓詞故權移於胥史恬不知恠習為故常先

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關三省以

待異人祖宗官制云元豐間詔穆唐六典以定官制使

為寄祿唯當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於四禁六典

職者任此中書

舍人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俾分領於六曹職

三曰遺失四曰妄誤所以重王命也

分紀云中書舍人故事遠則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

以六員分押尚書六曹遠則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

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

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諸辭云鄭國凡有命

野以草創之東里鄭城中里名子產居東里因以除書

為號潤色謂華美也其事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德音又乏唐人之譽揚炎傳云炎為中書舍人與常袞

制詔音自開元後言忽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 皇

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有

十日並照之光楚詞云十日並出淮南而臣日侍邇英

親聞訪道莊子黃帝之空峒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鑒之

難逃謂臣嘗受 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棄瑕往昔

責效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躋周公煩悉

之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

臣賦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聖

神獨斷出成命於省中衰病增光溢虛名於朝右訓詞

之重士論所榮謝臣聞有言逆心此古人所以顛沛積

毀消骨史記鄒陽傳云歟非聖主莫能保全臣本受知

於裕陵林宗山陵亦嘗見待以國士戰國策微遜云吾

故以國七報之嘉其好直許以能文雖竄謫流離之餘決無可

用而哀憐收拾之意終不少衰抱弓劍以長號黃商

鑄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乃抱六

不與上乃悉板持龍髯百姓皆仰望黃帝天乃抱六

引与奄龍而号故後世因名六妃曰鼎湖六弓曰鳥

无尸惟分替履之永棄豈期晚遇又過初心矧外制之

深嚴極西垣之清要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為得人

馬周傳云周數言事太宗亦加賞勞俄拜給事中十二
手鐸中七舍人岑文本傳六文本才名煥著李靖復絳
薦之推拜近世所傳有楊億歐陽脩之故事錄云國朝
中之舍人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
而命者方二人陳堯佐楊億及修忝預六一亦不試
而用于今幾人遂超同列之先遠繼前修之末夫何頑
鈍有此遭逢此蓋伏遇 大皇太后陛下憂國忘身愛
民如子憂深故任其事者重愛極故爲之慮也長敷求
哲人以遺嗣聖所以兼收而並用庶幾有得於其間臣
敢不尽其所能期於无愧始終自誓故常以道而事君
夷險不同則必見危而授命

謝翰林李士表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李士知制誥者名微不稱寵至
若驚伏念臣經術空疎吏能短淺少年自守無用於作

新去國生還適逢於求舊初何云補遺辱甄收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聰明天縱法乾坤之廣運體
日月之照徹過採虛名使陳薄技得奉薄技出主司馬迂荅任安書云
入周鼎之中敢不激昂晚節砥礪初心雖洪造之難酬
盡微生而後已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愧
交中伏念臣本以踈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場屋之
空文言不適時豈朝廷之通論老於憂患望絕措紳此
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總覽政綱灼知治體恢復

祖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愚忠以厲薄俗敢不臨

寵而懼職思其憂非敢有意於功名庶幾少逃於罪悔

王東門

定國隨手雜錄云子瞻為李士一日鎖院召至內
殿時子瞻半醉命以水漱口解酒已而對授以

蘇文生廿天已

十六

除目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
 射承旨畢宣仁太后忽謂內翰前年任何官職子適已
 起居矣團練副使為何官曰臣備員翰林充學士曰
 曰汝州自此子瞻曰遭遇陛下曰臣家無事子瞻曰
 何以至此子瞻曰亦不聞大臣事子瞻曰臣家無事子
 必是出自此子瞻曰亦不聞大臣事子瞻曰臣家無事子
 論薦取曰亦不聞大臣事子瞻曰臣家無事子瞻曰臣
 干請曰亦不聞大臣事子瞻曰臣家無事子瞻曰臣
 忽時稱之曰奇才則內人必曰此神宗皇帝之意當其
 失聲直須盡心事上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
 內翰直須盡心事上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
 出職金蓮巨送歸院
 子瞻親語予如此

謝宣召入院表

士宣召蓋奇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惟李相
 因得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

也故

右臣今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
 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温再命而偃
 傳左

昭公七年孟梓子云正考父一使華天降一節以趨

命而後再命而推三命而俯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

節以凡君召以三節二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

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淮南王安傳云武帝

召司馬相如自唐為盛唐百官志云開元二十六年又

命其後選益親雖職親事祕號為北門學士之榮唐劉

重而文館直李士上元中為元五頃等階召入禁中論

次新書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号北門

北門候進止也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姜公

翰林李士歲滿當遷尚書以冊老翰祿而養未兼京兆

戶曹參軍事後白居易為翰林李十歲滿當遷帝以賁

淺且家素貧听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豈如聖代一

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糜兼享大亨之養玉堂賜篆仰淳

化之彌文金坡遺事云淳化中太宗謂宰臣曰蘇易簡

以下詔易簡於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元豐中李昉

中書當面宣賜宗一新官制

李士与六尚書一尋借皆重金然其始於蒲博正傳
正在翰林因入對宋神宗曰李士璣清地近非他官比
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為
令葉石林燕語皆嘗引此聯為證
既厚其禮愈難其

人而臣以空踈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

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 皇

帝陛下生資文武天祚聖神雖亮陰不言孔安國云陰

憂信默尚隱高宗之德而小筮求助詩云王謀

不言王求助今諸本多作訪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

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

圖後效身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陸贄傳始贄入翰林

甚親倚贄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志嘗在民庶免私人

之謂陸贄執贄云頃聞物議尤所不平嘗云翰林李士

有備位之名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

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

分六閑之駟駿周禮夏官下校人云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注云降殺之差每駟爲一閑白氏云絕群駟駿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

與茲寵拜恩俯僂流汗交并謝中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

才短襲布帛而自薦偶忝縉紳駕欵段以言歸馬援傳云後從

弟少游嘗曰士生一出因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欵段馬注云欵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終安吠

猷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

下摠覽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記緇衣篇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俊民用章無白駒於空谷白駒詩皎皎

不遺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斷金之義繫繫解云二

人同心其

率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

揚子云希驥之馬亦驥之乘

巨軾言伏蒙聖慈以呂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

金鍍銀鞍轡馬一匹命服出笥榮動摺紳左驂在庭光

生徒馭德不稱物愧無所容謝伏念日衰朽無功蠢愚

不孝已分鶴梁之刺朕人詩維鶴在梁不濡其敢逃負

乘之譏解卦曰負且乘致寇至繫辭曰負也者小人之

器盜斯奪之矣再惟此恩何自而至此蓋伏遇 大皇大后陛

下至神廣運盛德兼容躬周公之勤勞而逸於委任寶

老氏之慈儉老子云天下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而侈於禮賢

致此光榮下及微陋慨然攬轡敢有意於澄清後漢顧

使范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東以立朝尚可言於賓客

謝除侍讀表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學術本疎老復

加於蹇訥官職愈近職專在於討論退省其愚莫知所

措謝中伏以天威咫尺顧未技以何施聖敬日躋豈群臣

之可望非張禹寬中之篤班固叙傳云時上卿幸郊李

論語於金華殿無量懷素之懿文褚无量傳云无量抗

中詔班伯受焉則何以奉天子五學之游有

志好李開元中與馬廉素則何以奉天子五學之游有

俱為侍讀上顧待甚厚則何以奉天子五學之游有

帝入東李帝入南李帝入西李帝入求王人多聞之益

如巨愚暗何與選掄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卓然生知

輔以好李方高宗恭默之後正宣帝勵精之初衆論並

陳悉洞照其情偽陳編一覽已周知於廢興察臣衰病

而無求庶可親近而寡過故茲技用驟及疲駑臣敢不

温故知新有司之職見危致命更輸異日之忠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北門視草已叨
儒者之極榮西亭上賢禮曰帝入西亭上賢而貴德復玷侍臣之高
選省循非稱愧汗交懷中謝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為
職考功課吏無殿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膏澤之潛潤
豈臣愚陋亦所克堪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憂思
深長德業久大受 先帝投艱之托為神孫經遠之謀
故選左右前後之人固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
若多聞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
故使朝夕與於討論奉永日之清閑未知所報畢微生
於盡瘁終致此心

賀明堂赦書衣二

臣軾言宗祀告成修 累朝之盛典端門肆眚答萬宇

之歡心凡有識知率增抃躍則竊謂祖宗恩信之所

被譬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推作解之仁必在當郊之

歲恭惟 皇帝陛下憲章 六聖左右三靈上帝眷而

風雨時壬人去而蠻夷服講明大禮對越昊天懷柔百

神嚮用五福大河修復奏軌道於東流藩邸願懷錫鴻

名於西府臣備負法從待罪守臣想聞路寢之鼓鐘曾

叨奉引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恩私

臣軾言嚴配禮成民心知孝好生德洽天下歸仁凡蒙

一洗之恩率有惟新之喜神伏以功存廟社而辭其禮

德及草木而諱其名此聖人之所難幸微生之親見恭

惟 大皇太后陛下勲高任姒道配唐虞願惟致治於

和平孰不歸心於保佑合宮均福畢修 累聖之文會

慶告成不吾

先後之位

初文德宗有請大皇太后

舍人曾肇言天聖二年兩制文德宗服冠冕受冊於崇

政殿仁宗特認有司改文德宗故事以崇奉之禮臣謂

非與法今皇時述仁宗故事以崇奉之禮臣謂

大皇太后冊於此皇帝之學愈顯三月丁巳詔曰願子

崇兩詔俱得上比章獻可止就臣職叨禁從身遠闕庭

京薄崇後以旱又詔俸冊禮

既放渙汗之私溥霑動植更喜謙光之美獨冠古今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六

迪功郎新紹興府嵗縣主簿目郎

曄

上進

表

謝賜御書詩表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

二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四

杭州謝表

二

杭州謝放罪表

二

潁州謝表

二

揚州謝表

二

定州謝表

英州謝表

惠州謝表

昌化軍謝表

量移廉州謝表

量移永州謝表

提舉玉局觀謝表

賜御書詩表

公帶有謝賜九月十五日

在

御書詩叙云英講論語終

篇賜賦政講讀史官燕下東宮又遣中使
就賜御書詩一首臣賦得紫微花絕句其
詞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
獨坐黃昏誰是伴茶碾花對紫微郎豈日
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此
表是也絕句乃白祭天詩

臣軾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賜

臣御書詩一首者玉笋上尊說文云笋王籜也或說笋

或酢洗爵奠筭注云夏曰醖高曰筭周曰爵漢需若雲

天之澤需卦雲上於天需寶章宸翰煥乎奎壁之文晉

文志云奎十六星屬魯之分野東壁喜溢心顏光生懷

袖回鳳字蒼顏白髮硬生光神有驪珠三十四公自注

其下云名凡三十四字目謝伏念臣猥緣末技司馬遷

及臣姓名凡三十四字目謝伏念臣猥緣末技司馬遷

清流早歲數奇見李膺傳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

得依日月之光

蕭曹黃依日月之光

入侍燕間與聞講學卒桓

榮之業

後漢巨榮傳光武用榮為太子少傅榮以三十年

拜為

因人而成

史記毛遂曰公等碌登劉洎之床

太常

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群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

付法帝笑而言曰昔聞煨好餅蓋今見常侍登床則臣

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本

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逼於鍾王

鍾王

尤善書王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唐文心慕

手追陋文皇之曲學

晉史唐太宗御製王羲之傳贊云

惟王逸少乎玩之不竟為倦覽之

筆縱字大笑宋武之

未工

宋書劉穆之傳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

名不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遇知臣遭遇之難欲以顯榮

六七字便滿高祖即宋武也

宋武也

其老鏤之金石庶傳玩於人人付與子孫俾輸忠於世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

大中祥符間始建龍圖閣以專藏太宗御製御書

文集及書帖等閣在會慶也西偏北連禁中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

知杭州者中禁寶儲上應奎壁之象先朝謨訓遠同

河洛之符隸職其間省躬非據中謝伏念臣學非有得愚

至不移雖叨過寶之名卒無適用之器少時妄意蓋嘗

有志於事功晚歲積憂但欲歸安於田畝屬聖神之履

運荷識拔之非常猶冀桑榆之收遽迫犬馬之疾力求

閑散庶免顛躋豈謂皇帝陛下聖度包荒天慈委照

察其才有所短不欲彊置之禁嚴知其進不由人故特

保全其終始遂加此職以責其行臣敢不仰緣末光益
勸素守往何之而不可中無愧之為安但未死亡必期
報塞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

知杭州者北扉清密唐百官志云自太宗時名標亭士

封已後始號北門亭上以又愧素食內閣深嚴前漢藝

其常在北門進止也復膺殊寵以榮為懼

有覲在顏謝中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多忤遭遇仁祖

忝竊賢科仁宗嘉六年公年繼蒙英廟之深知英宗

邨開人名欲上曰未知某能否故試如蘇軾有公嘗上

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尤荷裕陵之見器李故貢

然矣即日召對每讀公表疏屢有奇才之數而流離若

此窮薄可知晚親日月之光常恐銜蠹之溢蘇軾詩云
維豐之社故求閑散以避災屯豈謂 太皇太后陛下天高
聽卑坤厚載物愛惜臣下固無異於子孫委任官師本
不分於中外致茲衰病不失清華然臣辭寵而益榮求
閑而得劇雖云稍遠於爭地尚恐終非其久安敢不磨
銳自修履冰知戒庶全孤節少荅殊私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臣軾言伏蒙聖慈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
轡一副馬一匹者出筭之珍凡安國注惟衣裳在筭已
華朽質解驂之賜史記晏子傳越石父賢在外繫絏
耀衆觀顧惟何人亦被茲寵中晏子出遭塗解左輪腹之益
踈愚山野之姿非文繡之所及疲駑之質雖鞭策以何

加方祈冗散之安更忝便蕃之錫此蓋伏遇 皇帝陛

下緝熙儒術網羅人材不愛車服寵數之章使爲吏民

瞻望之美據鞍有愧馬援臨東袵知榮敢不奉以牧民

永思去害之指黃帝於襄城下見牧馬童子而問理天

說亦去其害馬者施之大邑庶無學製之傷左傳襄公

而已矣事見莊子曰少未可知否子皮曰吾愛之夫

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有美錦不使人奪製焉大官大邑

身之所庇而使卒者製

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

轡一副馬一匹者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采芑云服

朱芾也皇猶煌煌也康侯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晉卦云

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惠澤所加臣工知勸謝伏念臣資

材朽鈍學術空踈矧茲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羨荷寵

章之蕃庶人以為榮額形影之支離莊子云支離疏者

頂上召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臣惟自愧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

下知人堯哲徧物舜仁時遣拾遺補過之臣沒顯傳云

補過拾遺出為承流宣化之任董仲舒策云今之郡守

化也子衣安吉不待請而得之無衣云豈曰無衣七

吉乎其序言武公始井晉國大夫為之請我馬虺隤耳

注云虺隤病也言身勤蓋知勞而賜者敢不勉思忠蓋

務報恩懃永惟廐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獄市之寄見

此以副上心

右臣伏蒙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鞍轡

馬一匹者錫之上馬四上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

金無復忘腰之適莊子願闔曰忘腰帶之適也執鞭請事願

影知慙恭惟 皇帝陛下禹儉中脩堯文外煥長轡以

御率皆四牡之良四牡詩云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

出捐車服收輯事功而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

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欽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

趙德麟五侯鯖云東坡年十餘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

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對衣金帶并馬表老蘇令披

疑之其間有匪伊世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

真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丞旨

後也馬不進然公自入輸苑與除承旨凡兩被賜至以

龍李知穎州德麟謂之除承旨時者誤也徒堅晚節難

報深恩

右臣伏蒙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鞍轡

馬一匹者出笥之珍以旌有德在朝之駟魯頌駟駒牧

豈及無功而臣首尾四年叨塵三錫省躬內灼服籠汗

流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自居龍光四達德被海

宇豈惟一襲之衣

成珠通傳云秦二世賜通帛二十四

也後漢在則云

恩結華夷何止十圍之帶後漢虞延東

帶一群賢在馭六轡自調而臣頃以衰羸止求安便奉

宣德意庶幾五袴之謠後漢劉范遷蜀郡太守不禁民

有平生無袴之歌收斂壯心無復千里之志文選魏武帝集

志在五袴之歌更期力報有愧空言

杭州謝表

年譜云元祐四年東坡年五十四補

州之命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

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始衰而病豈非滿溢之災乞越得

杭公初乞越州得定州後自又過平生之望神伏念臣

起自廢黜驟登禁嚴

公謫黃州凡五年有量移汝州之命繼而起廢知登州到郡五日以

郎官召到省除起居舍人元祐

元年除中書舍人尋遷翰林

安退縮豈所當然蓋散材不任於斧斤

莊子人間世篇匠石見櫟社木

其大蔽牛匠石不顧弟子問而病馬空糜於芻粟故求

之曰已矣勿言矣是散木也

外補以盡餘年豈期避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緝熙光明無爲蓋虞舜之仁

篤學有仲尼之智而臣猥以末技日奉講惟凜然威光

左傳齊侯對宰孔曰

近在咫尺天威不遠願咫尺惟古人責難之意每不

自量方陛下好問之初遽以疾去推之理數可謂奇

窮荷眷遇之不移竊恩榮之愈重雖雨露之施初不擇

物而犬馬之報期於殺身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

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入奉禁嚴出膺方面

融以漢寶融傳

受爵又專方面

數上書求代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辦伏念

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

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

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為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

一家鞭扑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

遇 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

正自分每包函其愆迂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

奉於德音

公乞罷學士劄子云臣近因宜召面奉聖旨何故變入文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狀對

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

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

勿入文字求去

死生不移更誓堅於晚節

元祐四年公知杭州日有人

杭州謝放罪表 願益願章以糊藥緇納官棟

限遂聚取喧訛本州既已決獄云獨則云
顏益顏章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出劫
長車脅制監官盡言之深難從常法已刺
配本州牢城去就亦有法外刺配清罪乞
行朝典得旨放罪
事見公奏議中

臣職言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顏章顏益二人上

章待罪奉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

杜周傳云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
專以人主意指為獄注云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事

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戰國策李牧居代雁門以便
宜置吏又蕭何傳云何守關

中事不及美嫌以便
宜施行上來以聞曲荷天慈不從吏議謝中伏念臣早

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恚形于言施之

郡縣則疾惡之心見于政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

能自回苟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豈惟獲罪於今日

久已見傾於衆言恭惟 皇帝陛下濬哲生知清明旁

速委任群下退託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
欲去一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
使臣敢不省循過咎祇服簡書者此善良自不犯於漢
法時有貸捨用益廣於堯仁

亂群之誅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姦猾之敢行方

俟謹何

賈誼傳曰故其在大譴大何

豈期寬宥謝伏以

法吏網密蓋出於近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祖

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

知繩墨之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顧臣

不才難以議此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

得天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罪而臣始終被遇中

外蒙恩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加貸捨以

示寵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為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率從

穎州謝表

元祐六年八月戊子朔辛卯翰林李

上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為龍圖
學士知穎州先長軾與程頤雖不相能
然易其之遂彈奏軾語連文坊頤亦
從司諫之懷州又降詔與德軍後二
自知成州以翰林承旨召至則已為
御中軾懷不自安力求外補疏入未報而
易之章上矣時御史中丞趙鼎亦同論
之軾即日家告待罪上
於是寄其外補遂有是命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臣於今月
二十二日到任訖者避嫌引疾慙無國士之風識分知
難粗守人臣之節曲蒙溫詔遂假名邦已見吏民惟知
感依謝中伏念臣早緣多難無意軒裳晚以虛名偶塵侍
從雖云時可每與願違既未決於歸田文選張衡嘗故

力求於治郡慈母愛子但憐其無能明君知臣終護其所短自欣投老漸獲安身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

慈儉臨民

剛柔布政參天地而有信喜怒不陳體水鏡

之無心

三國蜀志龐德公謂司馬德操人之水鏡也

忠邪自辨致茲愚直亦

克保全雖任職居官無過人者而見危授命蓋有志焉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今

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責輕未即滿盈於小器豐

年事簡非徒飽暖於一家

君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

中伏以汝穎爲州邦畿稱首土風備於南北人物推於

古今實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

後漢范滂字孟博

以宗資爲汝潁郡人滂曰汝南

太守范滂博南陽宗資主畫

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

脩之遺風

晏元獻公殊愛晉小嘗知潁州歐陽文忠公備自揚州徙知潁州

顧臣何人

亦與茲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丕承

六聖總攬羣

英生知仁孝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替履之舊物嘗

忝惟慳之近臣奉事七年崎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

暫召選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散材

更少勉於桑榆誓不忘於畎畝

楊州謝表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知揚州臣已於今月二十六日

到任訖者支郡養痾裁能免咎通都移牧自愧何功屢

玷恩榮實深慙汗謝中伏念臣早緣竊祿稍習治民在

先帝朝已歷三州公在神宗朝先知密州近八年間

復忝四郡公在哲宗朝先知杭州後入朝為翰林學士

公在哲宗朝先知杭州後入朝為翰林學士

公在哲宗朝先知杭州後入朝為翰林學士

城文注六

數月以弟嫌請郡知縣州在任就差平生所願滿足無

餘志大才踈信天命而自遠人微地重恃聖眷以少安

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子惠萬民器使多士以謂朝廷

之德澤付於郡縣與監司乃眷江淮之間久離水旱之

苦鄰封二浙饑疫相薰積欠十年豐凶皆病臣敢不上

推仁聖之意下盡疲驚之心庶復流云少寬憂軫

一麾出守文選顧延年詠阮始平詩屢薦不入官一麾

一麾江海去乃出守本言塵去之麾而杜牧之詩云欲把

連使復膺籠寄恩榮既溢懃汗靡寧謝伏念臣本以鯁

生冒居禁從頃緣多病力求頽尾之行曾未半年復有

廣陵之請蓋以魚鳥之質老於江湖之間習與性成樂

居其舊天從民欲許擇所安恭惟 皇帝陛下欽明文

思剛健純粹天功默運灼知萬化之情人材並收各取
一長之用如臣衰朽尚未遐遺命至蹇而祿已盈每懷
憂懼志雖大而才不副莫報恩私

定州謝表

兵民重寄本禦侮以折衝疆場又安但坐嘯而畫諾才
微祿厚恩重命輕辦伏念臣一去闕庭三換符竹坐席
未暖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於道路未經周
歲復典兩曹朝廷非不用臣愚憊自不安位所宜竄逐
更冒寵榮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離明正中乾健獨運
追述 東朝之遺意灌夫傳上賜竇嬰食曰東朝廷收
辨之如傳曰帝入西學上賢而此散材眷言西學之舊臣禮曰帝入西學上賢而
貴德公嘗為侍讀故云付之
善地致此衰朽尚未棄捐臣敢不勤卹民勞密脩邊備

苟無大過以及暮年漸還魚鳥之鄉以畢桑榆之景

英州謝表

紹聖元年四月壬子知定州蘇軾落
端明翰林二學士知英州以待御史

來之詞言其所作語
詞語涉譏故也

罪凶義絕誅九族以猶輕威震怒行實一州之大幸驚
寬方散感涕徒零謝中伏念臣草芥賤儒岷峨冷族襲光

人之素業借一第以竊名雖幼歲勤勞實學聖人之大
道而終身窮薄常爲天下之罪人先帝全臣於衆怒

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恩深報蔑每

憂天地之難欺福少禍多是亦古今之罕有自悲棄物

猶欲籲天惟上聖纂宗廟之圖方太母聽簾帷之

政招延俊乂登進老成何期章句之諛材使掌絲綸之

要職凡一時黜陟進退之衆皆兩宮威福賞罰之公既

在代言敢思道責苟不能敷揚 上意尊朝廷於日月

之明則何以聳動四方鼓號令於雷霆之震固當昭陳

功伐直喻正邪豈臣愚敢有於私心蓋王言不可以匿

指當時之天奪其魄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使趙盾獻狄

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原叔即周不徹劉康公曰不及十年

必戮賴父母之深憫免子弟之皆誅罪雖駭於衆聞恩

終歸於內恕不獨再生於東市晁錯朝服而斬於東市猶令尸祿

於南州累歲籠榮固已太過此時竄責誠所宜然瘴海

炎陬去若清涼之域蒼顏素髮誰憐衰暮之年恩重立

山感藏骨髓此蓋 皇帝陛下智雖天錫行自生知巍

巍繼 六聖之神休孜孜盡 三宮之孝養折宗即位

后為太皇太后 皇太后為皇太后 深原心迹曲示哀矜

梅妃朱氏為皇太后是為三宮

臣竇何人恩常異眾在先朝偶脫於誅戮故此日復煩

於典刑頑矣若斯生存何面臣敢不並臍悔過左傳楚

鄧人祁侯享之三甥曰云鄧國若吞舌知非燕册子曰

必此人也君不早圖後君莖臍吞舌知非荆軻見燕

太子成以國事社以丈夫而不可信向軻吞舌而死革

再三而不改之非庶萬一有善終之望殺身莫喻敢懷

窮困之憂年土非輕尚牧遐荒之俗儻先朝露之化李

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文選曹徒懷結草之忠已見

子建表曰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徒懷結草之忠上注

惠州謝表紹聖元年八月甲子雖已責降未厭輿論六

臣軾言先奉告命落兩職退一官以承議郎知英州軍

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

於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參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界之民

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云尚荷寬恩止投荒服謝中伏

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守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

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困卦有言不

也蓋擢髮莫數其罪史記范雎傳須賈謝罪曰雖豈謂

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大為之資

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面呂氏春秋曰湯見祝網

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羅罔置湯曰嘻尺之祝曰欲左

其誰能為此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散之祝曰欲左

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

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於是四十國同時歸

之舜于舞于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

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厖臚之馬猶

獲蓋帷擅弓孔子曰弊惟不棄為埋轂棘之牛得違刀

几臣敢不服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

以瘴癘之地魍魎為隣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記曰

正立首

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

昌化軍謝表

紹聖四年二月蘇軾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責詞罪其託詞

以肆誣

臣軾言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

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

日已至昌化軍訖者並鬼門而東山水志容州二州

若渡鬼門閔十去九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

不還言多災瘴也責中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

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

深責淺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

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

窮途

晉阮籍每行至途窮輒慟哭而返

以安餘命而臣孤老無託瘡痍

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魍魎逢迎於海外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

所云

量移廉州表

自昌化軍貶所請微嶺登

使命遠臨初聞喪膽詔辭溫眷乃返驚魂拜望闕庭喜溢顏面否極泰至雖物理之常然昔棄今收豈罪餘之敢望伏膺知幸揮涕無從謝伏念臣頃以狂愚再罹譴責荷先朝之厚德寬蕭律之重誅投畀遐荒幸逃鼎鑊風波萬里顧衰病以何堪煙瘴五年賴喘息之猶在憐之者嗟其已甚嫉之者謂其太輕考圖經正繫海隅以風土疑非人世食有併日儒行云儒有易衣而出併日而食衣無

冬淒涼一身顛躓萬狀恍若醉夢已無意於生還宜謂
優容許承恩而近徙雖云僥倖實有寅緣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本生知聖由天縱舊勞于外爰知小人之
依堪家多難監于先生成憲奉 聖母之慈訓擇正人
而與居凡有嘉謀出於睿斷憫臣以孤危寡援祭臣以
妬忌獲愆許以更新庶其改過雖天地有化育之德不
能使臣之再生雖父母有鞠養之恩不能全臣於必死
報期碎首豈渝心濯去泥塗左傳云厚已有遭逢之
便擴開雲日復觀於變之時此生豈敢求榮處已但知
緘口宋語謝淵若云孔子入后稷之廟古之謹言人也
謝量移永州表又自廉州經皇子赦恩授

島上囚拘分安死所天邊渙汗詔許生還駐世之寬自

招合浦

方輿志曰廉州即合浦郡秦象郡地漢

感恩之

淚欲漲溟波

謝

伏念

臣生而愚朴少也艱勤

張

而行

記云揚子者之無相與張子平異向之

不知所屆衝

而活

揚子云如南

不貴也

何以爲生

言則招憂動常速禍顧已於時齟齬使人費力保全仁宗之朝早得名神考之朝終見

貸謂宜飾躬自省去惡莫爲而力肆言元祐之間放意

太平之際凡獲不虞之譽宜任非常之幸過旣暴聞衆

知不赦

先皇帝明罰勅法使萬里以思愆

今天子

發政施仁無一夫之失所凡在名籍舉賜洗滌俾離一

海之中復至五嶺之外

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謂之五嶺

拜天恩

之優厚知聖化之密庸挈是破家航以一葦蛟鰐潛底

風濤不驚遂齊編戶之民不爲異域之鬼視偕飛走謝

施乾坤天日彌高徒極馳心於魏闕

丁中山公子年
子曰身在江

海之上心居
魏闕之下

鄉關入望尚期歸骨於眉山殘生無與於

殺身餘識終同於結草

提舉玉局觀謝表

時元符三年十一月
癸亥朔有玉局之命

臣軾言臣先自昌化軍貶所奉敕移廉州安置又自廉

州奉敕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英州又

奉敕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

居住者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不自意全

適有天幸皆
用西漢全句驟從縲紲復齒搢紳謝伏念臣才不逮人

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獨狂妄行莊子云猖狂
妄行而蹈乎

大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怨尤會真人之勃興與萬

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爲冥頑迨茲起廢之初倍

費生成之力終蒙記錄不遂棄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正位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豈非受命之符清淨
無爲坐獲消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
木之微共霑雷雨之解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沒
齒何求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

云東坡有送載蒙州成都玉局觀詩云莫欺老病未歸
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又有過讚一篇云劔南西望七千
里乘只真爲玉局遊而東坡竟終於玉局觀

詩文
發源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二十六